

朴玉麗

王西彥著

中国青年出版社

朴玉麗

風塵隱居

中國青年出版社

朴 玉 麗

王 西 彦 著

中國青年出版社

一九五五年·北京

內 容 提 要

本書收集了作者新作四篇短篇小說。這四篇小說，都是描寫朝鮮人民——特別是朝鮮婦女熱愛中國人民志願軍的故事。描寫了朝鮮人民和中國人民志願軍骨肉般的友誼。描寫朝鮮婦女熱情、沉着、自我犧牲等等優秀的品質。

書號 629 文學 129

朴 五 麗

著 者 王 西 彥

青年·開明聯合組織

出 版 者 中 國 青 年 出 版 社

北京東四12條老君堂11號

總 經 售 新 華 書 店

印 刷 者 北京中國青年出版社印刷廠

開本 787×1092 1/32

印張 3 7/8 字數 75,000

定價 3,500 元

一九五五年二月北京第一版

一九五五年二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印數 1—22,000

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字第036號

目次

朴玉麗.....	一
懸崖.....	三
橋.....	五
勝利列車開到了.....	七
在病房裏.....	九

朴玉麗

第一次見到朴玉麗，是在一個春末夏初的深夜裏。

因為在公路上一次又一次地遭遇到敵人夜航機的騷擾，耽擱了時間，所以到達這談判中立區內的小山城時，已經是子夜後了。下了車，立刻被引到這一戶靠山腳邊的人家住宿。給我們開門的，是一位身材瘦小的微跛的老大娘。從蓬鬆的髮髻和惺忪的眼神上，可以看見她是剛被我們的打門聲所驚醒的……

「阿姆尼，對不起，米安哈尼達！」我用不純熟的朝鮮話向她告罪。

「成曼依尼達（別客氣），請進……得拉呵西呀，」老大娘回答着，把我們引進一個小小的方形的院子。

當我剛在簷下的石階上脫去鞋子，跨上「馬魯」（軒）去時，從右邊那間暗黑的小屋子的格扇門，一個年青姑娘，抱着一綑剛剛捲起的散亂的被子，匆匆地穿過「馬魯」，跑進左邊的格扇門去了；兩條播浪着的長辮子，在我眼前晃了晃。

我又一次地向老大娘告罪和道謝。

「您同志可別客氣啦，」和聽到一個少女的很純熟的中國話同時，我發現剛才匆匆穿過「馬魯」的那姑娘，這會已經出現在左邊的格扇門旁，正抬起雙臂，在整理自己的髮辮。由於背着燈光，我只看到她那秀美的面型和挺直的身材的輪廓。

「佔用了你的屋子，真是對不起得很呢。」我說道。

「都是自己人哩，」她回答，語尾稍稍帶着朝鮮口腔，馬上又低聲加添道，「我家的屋子可不好呀。」

「好極了，你看地板光亮得像鏡子哩。」

聽我這樣說，她輕輕地笑了起來，彷彿我的說話很出她意外，而且還是不很得體似的。

「您同志是第一次來這裏吧？」她突然問道。

「你怎麼知道？是從我的說話裏聽出來的嗎？」我反問她。

「是呀，」她回答，微偏着頭，把雙臂交叉在自己胸前，「我聽得出，我聽的才準確哩。」她又加添道，點點頭。她的態度，她的說話的語氣，使人聯想到一個愛嬌的小孩子在成年人面前炫耀自己的才智。

正當我們兩人這樣談着話時，帶引我來的同志已經出去了，老大娘也已經把外面的大門關好，回到「馬魯」裏來。看見我在小屋裏忙着攤鋪被子和氈子，老人便熱心地進來準備給我幫忙。不用說，我阻止着她這樣做。在我們之間，有了一霎時的小小的堅持。

看到這情形，那姑娘又一次地輕聲笑着，彷彿我們的堅持是一件很可笑的事情。於是，她對老大娘說了幾句我所聽不懂的朝鮮話。老大娘也笑着，便不再堅持，退出去了。

「這位老太太是你媽嗎？」我問。

姑娘用點頭來代替回答。她的神情似乎是說：「這還用問嗎？」於是，她把老大娘拉到格扇門裏去，自己便親昵地偎依在母親身旁，雙手攀撫着母親瘦削的肩背。

「她老人家會說中國話嗎？」我又問。

「不能——就是能說一兩句，也說不好，」她回答時抬眼望着她母親，似乎在徵求老人的同意。

「你可說得真不錯哩！」

沒有回答，她只輕輕地哼了哼鼻子，發出「嗯——」的一聲稍稍拖長的聲音。從這聲音裏，可以猜測得出，在她臉上，一定帶着一個小孩子似的得意自負的表情。

這便是第一天和她們母女倆的全部的談話。接着，老大娘便用夾雜朝鮮話的中國話向我道了晚安，關上格扇門。隨着一個細小的關閉電燈的聲音，對面房子裏驀地變成暗黑。

這時，從院子的圍牆上，可以看到那作為談判中立區的標誌的探照燈的光柱，它高高地矗立着，一直透射過高空的雲層。從二十餘里外的前沿陣地，清晰地傳來連續不斷的槍砲聲，山谷間震盪着一陣陣的回響。敵人的夜航機，正從上空經過，馬達聲隆隆地近來了，又

遠去了；隨即傳來一陣傾瀉似的炸彈着地的巨響，屋子劇烈地震顫着，就連屋後的山，也彷彿在憤怒地咆哮着……

第二天一大早，那姑娘便來了——她來告訴我怎樣打井裏的水，使用那一個臉盤，關照着一些生活上的細節。她又進入我的屋子，尋找着有沒有換下來的衣服。

這是一個面貌生長得很俊秀的姑娘，有着一雙雖然細小却很靈俐的眼睛，一個端正的鼻子，一口特別顯眼的潔白的牙齒。她的身材，在一般朝鮮婦女裏面，算得上是高的。這時，她穿着白色的上衣和黑色的短裙，在兩條長辮的端梢，打着兩個紫紅結子……

「你叫什麼名字呢？」我問。

「朴玉麗。」

「今年幾歲啦？」

「您猜呢，」她偏着頭，神情有如一個淘氣的小孩子，在大人面前賣弄什麼祕密似的。但不待我的猜測，她馬上自動地告訴我，她今年十七歲了——看樣子，要比她的實在年齡要大一些。她顯然是一個早熟的女孩子。

「讀書嗎？」

「不——在業餘文工團裏，」她回答，低下頭，拉扯着辮子上面的紫紅結子。

在這樣對答着時，她的口齒異常清楚，說話却很簡短，帶有一種一個小孩子勉強壓制自己淘氣的衝動的神情。在說話的簡短上，她大概和她母親很相像——雖然在外貌體格上是很不相同的。她母親，那位身材瘦小的老大娘，是一個很沉默的人，一大清早，就一跛一跛地在院子裏忙碌着，默默地打掃着這樣，抹拭着那樣。

因為在爭奪換洗的衣服時，彼此堅持起來了，老大娘便放下掃帚，來支持自己的女兒。母女兩人，激動得連臉孔都漲紅了。尤其是作母親的，簡直生起氣來了，在她深陷的眼睛裏，竟開始閃現着淚光。「你們的志願軍，我們的朝鮮撒拉米（人），漢格幾（一樣的）。」她用夾雜中朝兩國的语言，詞不達意地大聲說着；不容分辯，便從我手裏把幾件衣服搶奪了過去。

彷彿爲了證實自己所說的理由，這老人立刻從格扇門裏取出一本厚厚的嵌貼照片的簿子，還有兩個原來應該是掛在牆壁上的玻璃框，交給女兒，要她拿給我看和解釋給我聽。朴玉麗，擺出一副稚氣的莊重，拉着我，和我並肩坐在「馬魯」上，給我翻看那本厚厚的照片簿子——那裏面，每一頁上都嵌貼着已經有些發黃的褪色的照片，大部分是她父親的。

「我父親是一個學化學的，」她說明着，指點着照片，「他在中國讀過書，在北京大學，讀了三年，只是沒有畢業——您看嘛，這一張，還有這一張……不都是他在北京拍的嗎？」她翻着幾頁她父親在北京的北海公園、天壇、萬壽山，還有陶然亭等名勝地拍的照片。

那時節，她父親還是一個二十來歲的青年，高瘦的身材，英俊的面貌——在外貌上，她顯然是和父親很相像的——從他所保存的照片上，可以看出他雖然是一個學化學的人，却很富於詩人氣質，對自然景物有着熱烈的愛好。而且，在每張照片旁邊，都題有一句兩句從中國古詩人的作品裏摘錄下來的漢詩。

「父親可喜愛中國哩，」朴玉麗以一種莊重嚴肅的神情說道，「他保存了很多東西，從中國帶回來的，除了這些照片，還有中國的書，中國的畫，中國的小宮燈……什麼都有。他還交了很多中國的朋友哩。您看嘛，這兩個玻璃框裏的，不就是他與中國朋友一起拍的照片嗎？」

於是，她又給我看那兩個玻璃框。嵌在那裏面的兩張照片，一張是雙人的，另一張是好幾個人合拍的。她把玻璃框拆開了，取出了照片，指給我照片後面所題的詩句，是寫得很工整的漢字。

「你父親喜歡中國詩嗎？」我問。

朴玉麗，微偏着臉，雲雲眼睛，思索着什麼。隨後，代替回答，她站起身，跑到屋子裏去，抱出兩部木刻的中國古詩人的詩集——一部「杜工部集」和一部「白氏長慶集」。都是很好的版本，都保存得很細心。她輕輕地珍惜地撫摸着它們，有如一個小孩子撫摸心愛的玩物。

她繼續保持着適才莊重嚴肅的神情，開始講述自己的父親。她說得有些零亂，沒有系統，她的記憶顯然是不完全的，而且也不是直接的，多半得自母親的轉述。她說她父親並沒有在北京大學讀完全部的學程，因為，一九三一年到了……「九一八」後，受到當時中國反動政府的迫害，只差沒有給投入監獄，他便離開了北京，那個他所深愛的名城，進入關外東北地區，就在圖們江和鴨綠江北岸，在長白山裏，參加了金日成將軍領導的「祖國光復會」。但不久，他便悄悄地回到自己的祖國——就在這時候，他結了婚。很快地，兒子出世了，女兒也出世了……而在一個冬天的寒冷的深夜裏，突然地被幾個窮兇極惡的日本憲兵抓走了，便一直沒有消息，便從這個世界上消失了……

「當時，我剛出世，哥哥也還不懂事呢，」她說着，代替適才莊重嚴肅的表情，臉上顯出一陣激動的紅暈，她的神氣，愈益變成和她的年齡不相稱了，「可憐的是我媽，她知道父親在幹什麼，為什麼會被逮捕，可是她，只能把悲痛吞下肚子去，埋在自己心裏……父親沒了下落，日本憲兵可還一次又一次地來搜查，翻箱倒篋……可是，您看嘛，我媽還是把這些個都保存下來啦。您別以為我媽老啦，她的年紀並不算老，只因爲受的磨難重……她不愛多說話，可是一個挺堅強的人哩。」

她微微地低下頭來，把一條拉到胸前來的辮子，甩往肩背後面去。

「你哥哥呢？」我插入問。

「哥哥在人民軍裏……在東綫，元山港一帶，跟志願軍同志們在一起。他是一個勞動黨員，很早很早以前就是的。」

「在軍隊裏是一個戰士嗎？」

「以前呢，是一個戰士，現在可已經是一個指揮官啦——他才是一個勇敢的人哩，在戰鬥裏，他立了兩次大功啦。」

在我們進行着這樣的談話時，她母親，朴老大娘，一直在院子裏忙碌。她微微地僵僵着身子，跛着腳，把兩排石凳上的幾個花盆——它們種植着無花果、月季花、綉球花和洋玫瑰——搬開了，從井裏打上水，把石凳洗刷乾淨，再把花盆安放好。她默默地做着，彷彿很專心，彷彿完全沒有注意到我們的談話。但當做女兒的提到在人民軍裏的哥哥時，作母親的回頭來，震動着那雙深陷的眼睛，對她說了幾句朝鮮話，顯然是在對她提醒着什麼。

朴玉麗露出潔白的牙齒，微笑着，輕輕地點着頭。

「我媽要我告訴您，」她立刻加添說，「哥哥剛出世時，父親可就給他取了一個中國人的名字——朴子龍。父親說，中國明朝時候，有一位將軍……您知道嗎？他的名字叫鄧子龍，他就是在援助朝鮮抵抗日本強盜的侵略時，犧牲在我們朝鮮的呀。父親就給哥哥取了這位中國將軍的名字。」

在說這幾句話時，朴玉麗的眼睛深情地望着母親，又輕輕地出聲地笑着，彷彿說着一件

什麼好玩的事情。正在這時，一個中等身材的年輕女人，從裏面的一間屋子裏出來，沒有穿過「馬魯」，却從屋後沿圍牆繞了一個彎，走到院子裏。她有一張圓圓的臉孔，一個稍稍扁平的鼻子，梳着髮髻，完全是一種中年婦女的裝束和體態……她從廚房裏雙手提出一個重甸甸的草袋，把裏面的穀子倒在靠大門邊簷下的石臼裏，用一把木槌搗碾着。「這就是我嫂子，」朴玉麗告訴我道，同時又對她嫂子大聲說着什麼。

「你哥哥沒有孩子嗎？」我問。

「原來有一個，是女孩子……可已經給美國飛機炸死啦。去年春天，三月裏，美國飛機轟炸都橋旁邊的那個市場，一塊彈片，劈去了嫂子的一個手指，又打進了孩子的腦袋——孩子的頭正緊貼在母親的懷抱裏哩。」

「你哥哥知道這情形嗎？」

「不知道——寫信的時候沒敢告訴他。每次接到哥哥的來信，他還都不忘記問到孩子呢，他可愛她呀。」

經過這一次的談話，我覺得自己跟這一家人，一下子便變成很熟悉，很接近了。朴玉麗，她是忙碌的。她每天都要到她的文工團裏去練習演唱，有時直到深夜才能回家。她還是民主青年同盟裏的積極分子，領導着盟員的一個小組。即使還很年輕，她顯然已經是一個富

於活動能力的人了。稍有空閒，她便參加家庭裏的勞動。

朴老大娘是一個勤勞而沉默的人，媳婦也是的——在這位年輕婦人莊重的表情裏，有着一種憂鬱的成分，一種經受了巨大的悲痛之後所遺留下來的陰影。和婆婆一樣，甚至比婆婆更沉默些，簡直不容易聽到她的聲音。起初，我以為這也許是由於她不會說中國話，不能和我多所交談的緣故。但我隨即注意到，即使在她們自己婆媳之間，也很少談話。偶而說一句兩句，也是輕輕的，悄悄的。由於經常接觸，我曾經和朴老大娘談過多次話，但每次都很簡短。從清早到夜晚，這老人簡直沒有什麼閒空的時刻。有時，當她們一家——三個婦女——圍坐在「馬魯」的一角吃飯的時候，因朴玉麗的幫助，把話題拉起來了，朴老大娘自然也參加談話，或是回答我的詢問。不過，她的話依然是不多的。至於那做媳婦的人，當我們談話時，她很少插嘴。

她們一家的生活，顯然是很困難的。在屋後的山坡下，有一塊狹長形的地，種植着一些南瓜茄子之類的蔬菜；每天，由婆媳兩人採摘蔬菜到市場上去出賣……彷彿這便是她們生活主要的來源。她們一天吃兩頓，一頓是糙米飯，另一頓便是馬鈴薯。一家人，圍着一張矮脚小桌，坐在「馬魯」的一角，在吃着米飯時，馬鈴薯便是佐飯的菜餚，有時偶而有一小碗「吉馬西」（醃菜）。飯量似乎也是有限制的，每人只有平平的一銅碗。作母親的人，總是把自己碗裏的飯倒一些給女兒；而做女兒的，也總是拒絕着。在這樣的時候，媳婦便默默地不

出聲地笑着。吃馬鈴薯時，小桌子上只有一小碗生辣椒，還有每一個人一大銅碗生水。

談起一家人的生活景況時，朴玉麗總不忘記提到母親所撐支過來的那一長串最艱苦最黑暗的日子。那一長串日子，簡直只是一種飢餓、寒冷、憂慮和受迫害的連續，每一個清晨和黑夜，都是在孤兒寡婦的悲傷的眼淚裏度過的。

「現在，可好多啦，」她說，挺了挺腰。

「可是，你媽爲什麼這樣不願意開口說話呢？」我率直地問道。

「她呀，可一直都是這樣的哩，自從我記得起來的時候起……當父親被捕的時候，您想吧，日本強盜怎肯放過她呢？他們把她也抓去了，狠狠地拷打她，要她說出父親的同黨。他們以爲媽只是一個不中用的女人，容易叫她屈服的。誰知道，任憑敵人怎樣兇狠，給她受怎樣可怕的刑罰，她可就是一個不開口。敵人拷打她，她便咬着牙，連呼痛叫苦的聲音也沒有。眼看從她嘴裏得不到什麼東西，實在沒有辦法了，便只好把她釋放了。您看嘛，我媽走路不是一跛一跛的嗎？她的腿就是在那次受拷打時給折斷的哩，只差沒有完全殘廢呀。」說到這裏，她又加添上一句，「她老人家可是一個挺堅強的人哩。」

對於母親，朴玉麗是尊敬的，總是帶着尊敬的口吻談起她。可以看出，作母親的人，也以自己深厚的愛，傾注在女兒身上。每逢女兒深夜還未曾回家——這樣的時候是很多的——朴老大娘便默默地坐在格扇門內，耐心地等候着她。

當雨季來到時，雲層低壓着，彷彿不能負載本身的重量，而無休止的雨，便從那雲層裏淅淅瀝瀝地洒落下來，連空氣也都是潮溼的，孕蓄着多量的水分……在這樣的時候，文工團的活動受了限制，朴玉麗便比較地空閒了些。一天晚上，她在自己家裏，開了一個小小的晚會，招待我和附近的志願軍同志。她邀約了十來個小姑娘，大的不會超過十三四歲，小的只有五六歲，就拿「馬魯」充當舞台，表演着歌舞節目。她借來了幾張油布，掛在簷下，擋住了電燈光，免得受到敵人夜航機掠過上空時的攪擾。她把電燈從格扇門裏吊到「馬魯」上來，並且除去了防空的黑紗布。這樣，整個小小的舞台，便都在明亮的電燈光的照耀之下。觀眾們，就擠坐在「馬魯」的四週。在風雨聲和遠處傳來的槍砲聲裏，經過簡單的化裝後的小姑娘們，用清脆的童音，唱了幾個中國歌；又以帶着稚氣的姿態，跳了一些朝鮮舞。朴玉麗，便是她們的組織者、指揮者和伴奏者——當唱歌時，她給她們打拍子；跳舞時，她唱着歌。最後，受着邀請，她自己也給我們跳了一段單人的「道拉基」，又唱了一個中國歌「二郎山」。即使沒有伴奏，她也跳得很好，唱得很動人。……

晚會結束後，人散了，雨也停了，從前沿陣地傳來的槍砲聲，便變得更清晰。我們對坐在「馬魯」裏。在重又蒙上黑紗布的電燈的朦朧的燈光裏，朴玉麗的臉上騰着紅暈，她的激情還沒有完全過去。她又獨自哼唱着幾個流行的中國歌子。